

蘇軾對海東江西詩派的影響

柳 素 貞*

<目次>

I. 序論	IV. 蘇軾的詩品對海東江西詩派的影響
II. 蘇軾對海東江西詩派的間接影響	V. 結論
III. 蘇軾的人品對海東江西詩派的影響	

I. 序論

北宋大文豪蘇軾(1036~1101)不但聞名中原,而且在海外也聲名顯赫。就韓國的情況而言,他在世之時,文集就已傳入高麗。¹⁾蘇軾文集傳入高麗之後,很多高麗文人都愛讀他的作品,蘇軾便迅速成為高麗文人學習的對象。很多高麗文人在文學、藝術等各方面極力推崇蘇軾,在文壇上和社會上甚至形成了一股崇尚蘇軾的熱潮。高麗中期以後在文壇內經久不衰的「東坡熱」,²⁾

* 北京大學 中文系 博士研究生

- 1) 據王水照<蘇軾文集初傳高麗考>的考證,最初傳入高麗的蘇軾文集是《錢塘集》,熙寧九年(1076,高麗文宗30年,蘇軾41歲)由高麗使者崔思訓所率領的使團在回國時帶到高麗。參看王水照《蘇軾研究》(河南教育出版社,1999)第316-317頁。
- 2) 金台俊(1905~1945)在《朝鮮漢文學史》(東嶽語文學會,1972,第83頁)裏把這種現象稱為「東坡熱」以後,韓國學術界的一些學者繼續借用這一名詞或者使用類似的表達方式來描述這一現象。比如,金暎春在《李奎報研究》(啓明大學校教育大學院 碩士學位論文,1981,第8頁)裏提到高麗文人推崇蘇軾的現象時使用了「東坡崇拜熱」、「東坡熱」等詞語,姜慶姬在《朝鮮時代 崇蘇熱斗 東坡笠履圖》(《中

朝鮮王朝建立以後一時也沒出現顯明的變化，朝鮮前期文人們仍舊樂於學習蘇軾詩。就像金萬重(1637~1692)在《西浦漫筆》中所說的一樣，“國初承勝國之緒，純學東坡”。

朝鮮王朝建立以後，過了較長的時間才出現了一些變化，朝鮮文人們開始以新的角度來批評蘇軾詩，以多樣的觀點來學習蘇軾詩。尤其從成宗(1469~1494在位)到中宗(1506~1544在位)年間，朝鮮文人們更愛好宋代詩人的作詩技巧，因而他們對江西詩派詩學的關心也逐漸增加，學習江西詩派的痕跡較為突出。³⁾ 後代批評家認為，活動於這一時期的一些朝鮮文人的詩歌在作詩技巧和詩風等各方面與宋代江西詩派非常相似，有的批評家甚至還仿效宋代江西詩派的名稱，把這些文人們命名為「海東江西詩派」。⁴⁾ 與以前「推崇蘇軾一邊倒」這一風氣相比，海東江西詩派的出現可以說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新潮流。

黃庭堅批評蘇軾說：“東坡文章妙天下，其短處在好罵，慎勿襲其軌也。”⁵⁾，陳師道也說：“蘇詩始學劉禹錫，故多怨刺，學不可不慎也。”⁶⁾ 宋代江西詩派「一祖三宗」之一的黃庭堅和陳師道對蘇軾的想法如此，這意味着宋代江西詩派和蘇軾在詩學主張和詩歌風格上有所不同。對於蘇軾和宋代江西詩派代表詩人黃庭堅的不同詩風，莫礪鋒指得很好：蘇軾的詩歌風格包含有「筋骨思理」的一面，也不乏「風神情韻」的一面，而黃庭堅的情況就完全不同，可用「筋骨思理」四字來包括。⁷⁾

海東江西詩派效法宋代江西詩派，宋代江西詩派和蘇軾在詩學上有所不同，那麼蘇軾與海東江西詩派之間有沒有影響關係？ 如果有的話，到底有何

國語文學論集》第65號，2010，第416頁)裏使用了「崇蘇熱」。

3) 參看李鍾默，《海東江西詩派研究》，太學社，1995，第1-21頁；임두정，《海東江西詩派 漢詩의 空間 이미지 研究》，江原大學校 博士學位論文，2011，第1-3頁。

4) 參看注10)及有關本文。

5) 黃庭堅，《山谷集》卷十九 <答洪駒父書>

6) 陳師道，《後山詩話》

7) 參看莫礪鋒，《江西詩派研究》，齊魯書社，1986，第17頁。

等影響? 爲了解決這個疑問, 筆者調查過有關海東江西詩派的研究情況, 結果發現了有關這一方面的現有研究中, 以海東江西詩派主要成員朴閔、李荇、盧守愼、黃廷彧等個別文人爲研究對象的個別性研究較多, 以整個海東江西詩派詩學爲研究對象的綜合性研究很少。⁸⁾ 其中有一篇論文比較注重海東江西詩派與宋代江西詩派在詩學上的影響關係,⁹⁾ 但到目前爲止, 海東江西詩派與蘇軾之間的影響關係還沒有得到研究。這就是本論文的寫作動機。

筆者以爲, 從高麗中期直到朝鮮初期「東坡熱」現象既那麼強烈, 海東江西詩派的詩人們又樂於重演「赤壁船遊」, 所以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蘇軾的影響。在這個假說下, 筆者想要對兩者之間的影響關係和海東江西詩派的詩學淵源及其詩風的具體面貌進行綜合性的考察。

宋代江西詩派並不是當時實際存在的結社。這一名稱起源於呂本中的〈江西詩社宗派圖〉, 他把具有類似詩風的一群詩人合稱爲「江西詩派」。海東江西詩派也與宋代江西詩派相似, 後人總結前人的創作經驗時, 把學習宋代江西詩派並與宋代江西詩派詩風相近的一些朝鮮詩人稱爲海東江西詩派。

最早提出朝鮮也有江西詩派的人是朝鮮後期著名文人申緯(1769~1845)。他在〈東人論詩絕句三十五首〉其十六中說: “學副真才一代論, 容齋

- 8) 申緯以後一些學者整理韓國文學史的過程中對海東江西詩派只做了簡單的介紹, 或者對朴閔、李荇等一些屬於海東江西詩派的文人進行了個別作家研究, 除了李鍾默的〈海東江西詩派研究〉(太學社, 1995)以及임두정의〈海東江西詩派 漢詩의 空間 이미지 研究〉(江原大學校 博士學位論文, 2011)以外, 很難發現對海東江西詩派的綜合性研究。有關海東江西詩派的個別性研究有如下幾篇。송만용, 〈攄翠軒 朴閔의 詩文學〉, 東國大學校 碩士學位論文, 1999; 李在淑, 〈容齋 李荇의 漢詩 研究〉, 高麗大學校 博士學位論文, 2009; 김기림, 〈容齋 李荇의 漢詩 研究〉, 梨花女子大學校 碩士學位論文, 1987; 김기림, 〈李荇의 詩世界 研究〉, 梨花女子大學校 博士學位論文, 1996; 洪順錫, 〈攄翠軒 朴閔 研究〉, 《國文學論集》11, 1983; 洪順錫, 〈朴閔 詩의 修辭技巧 研究1: 拗體의 分析을 中心으로〉, 《韓國漢文學研究》第34輯, 2004.12; 李在淑, 〈容齋 李荇의 詩風에 대한 一考〉, 《大同漢文學會誌》第28輯, 2008.6; 조희창, 〈盧守愼의 詩世界: 海東江西詩派의 詩論을 中心으로〉, 《漢文古典研究》第20輯, 2010.6; 김종서, 〈芝川 黃廷彧의 삶과 시〉, 《韓國漢詩研究》第20卷, 2012。
- 9) 崔琴玉、馬志強, 〈宋代江西詩派與朝鮮海東江西詩派的詩風比較〉, 《中州學刊》1997年第6期

正覺入禪門。海東亦有江西派，老樹春陰挹翠軒。”¹⁰ 第二句的「容齋」和第四句的「挹翠軒」分別指朝鮮前期文人李荇(1478~1534)和朴闇(1479~1504)，他們都是海東江西詩派的中心人物。

申緯以後，二十世紀的韓國文學研究者金台俊(1905~1950)在《朝鮮漢文學史》中特意設〈海東江西派〉一節，對海東江西詩派進行論述：“朝鮮初期仍保持着麗末遺風，學子專學蘇東坡。徐四佳以後，詩中巨擘首推挹翠軒朴闇和容齋李荇，此外還有鄭士龍、盧守愼(蘊齋)、朴祥(訥齋)、成倪(虛白)、申光漢(駱峰、企齋)、黃廷彧(芝川)等。”¹¹ 對於海東江西詩派成員的相關論述中，韓國學者閔丙秀也繼承了金台俊的觀點。¹²

另一位韓國學者李家源在《韓國漢文學史》¹³中進一步梳理了海東江西詩派的內部構成及其對後代文學的影響。他在這本書只舉了李荇、朴闇兩個人，而金台俊所列舉的其他作家如鄭士龍、盧守愼均列入「其他詩人」之列。可見，李家源和金台俊對這個流派的成員構成持有不同的觀點。李家源認為，朴闇是這個流派的盟主，而李荇是朝鮮前期的傑出詩人。到此，韓國學界對海東江西詩派的系統研究又深入了一步，「海東江西詩派」這個概念已在韓國文學史上被牢固地確立下來了。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韓國學者趙東一在《韓國文學通史》¹⁴中把朴闇和李荇稱為海東江西詩派。但是，他沒有明確將館閣三傑鄭士龍、盧守愼、黃廷彧列入海東江西詩派，這一點與李家源的觀點相同。

據以上的考察，我們可知，在朝鮮後期文人申緯最先指出海東江西詩派的存在之後，不少後代學者都把海東江西詩派當做一個流派，將其納入韓國文學史的主要潮流之中。諸家對海東江西詩派的成員問題稍有不同的見解，

10) 申緯, 《警修堂全藁》冊十七

11) 金台俊, 《朝鮮漢文學史》, 東嶽語文學會, 1972, 第126-133頁; 金台俊著/張璉瑰譯, 《朝鮮漢文學史》,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6, 第115頁。

12) 參看閔丙秀〈朝鮮前期의 漢詩研究〉, 《漢文教育研究》第1卷第1號, 1986, 第37-68頁。

13) 李家源, 《韓國漢文學史》, 普成文化社, 1992, 第188-189頁。

14) 趙東一, 《韓國文學通史2》, 知識產業社, 2005, 第375-384頁。

但他們都以朴閔、李荇為基本成員。因為海東江西詩派不是當時實際存在的結社，而是後人指定而命名的，所以諸家的見解不同也是自然。而且，這樣看來，除了上面所學的一些文人以外，朝鮮文人當中可能還有可以歸於海東江西詩派的文人。然而本章旨在闡明海東江西詩派與蘇軾的影響關係，所以對於海東江西詩派具體成員的問題不做詳論。其中，朴閔、李荇兩人既是在朝鮮詩壇占重要地位的文人，又是前面所提諸家都認定的海東江西詩派的核心人物，所以在此將以這兩人為中心考察海東江西詩派與蘇軾的影響關係。

II. 蘇軾對海東江西詩派的間接影響

在此章，筆者要通過分析蘇軾與宋代江西詩派的影響關係考察蘇軾對海東江西詩派的間接影響。

因為蘇軾和宋代江西詩派在詩學上有不少相異甚至稍微相反的一面，所以如果僅僅着眼於這一點，會認為蘇軾與海東江西詩派之間沒有影響關係。但如果蘇軾和宋代江西詩派之間也存在詩學上的共同點，蘇軾與海東江西詩派之間也會存在影響關係。下面先考察蘇軾和宋代江西詩派之間到底存在何等關係。

南宋劉克莊(1187~1269)推究江西詩派的淵源時說：

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劉則又專為崑體，故優人有尋扯義山之誚。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公，巍然為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萃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獵奇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¹⁵⁾

15) 劉克莊，〈江西詩派小序〉

清代翁方綱(1733~1818)在《石洲詩話》中引用劉克莊的這段話來說：

談理至宋人而精，說部至宋人而富，詩則至宋而益加細密，蓋刻抉入裏，實非唐人所能囿也。而其總萃處，則黃文節爲之提挈，非僅江西派以之爲祖，實乃南渡以後，筆虛筆實，俱從此導引而出。善夫劉後村之言曰：‘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遂爲本朝詩家宗祖。’按此論不特深切豫章，抑且深切宋賢三昧。不然而山谷自爲江西派之祖，何得謂宋人皆祖之？且宋詩之大家無過東坡，而轉祧蘇祖黃者，正以蘇之大處，不當以南北宋風會論之，舍元祐諸賢外，宋人蓋莫能望其肩背，其何處而祖之乎？¹⁶⁾

從引文中可以看出，翁方綱認爲江西詩派實際上是「祧蘇祖黃」的。

近人謝桃坊認爲“蘇詩對宋詩的影響主要是通過黃庭堅而對江西詩派發生影響的”¹⁷⁾，這說明蘇軾對以黃庭堅爲中心的宋代江西詩派詩學產生了不少影響。

在詩學主張和詩歌風格上蘇軾和黃庭堅有不少相異甚至稍微相反的一面，比如，蘇詩豪放恣肆而黃詩瘦硬生新，蘇詩豐富多樣而黃詩較爲單純。而且黃詩的現實性不如蘇詩，黃庭堅所反對的正是蘇詩強烈的現實性，這是蘇黃文藝觀的主要分歧。黃庭堅很可能鑒於「烏臺詩案」¹⁸⁾的教訓及紹聖黨禍的再度威脅，反對寫出像蘇軾一樣的諷喻意味極強的政治詩。如此，黃庭堅或指出蘇軾詩的弊端，或主張不同於蘇軾的詩學理論，並且在實際創作的詩風和具體作詩技巧上也與蘇軾有所不同。

但是他們對於詩歌創作也有共同的追求。¹⁹⁾ 他們都以「以才學爲詩」、「以

16) 翁方綱，《石洲詩話》卷四

17) 謝桃坊，《蘇軾詩研究》，巴蜀書社，1987，第270頁。

18) 蘇軾極力反對了新法的強行，因而得罪於新法派人士們。不滿意於蘇軾的新法派人士們在神宗元豐二年(1079)終於把蘇軾關入御史臺獄，結果把他貶到黃州。當時蘇軾的罪目是以詩批判朝廷和皇帝，御史臺又名烏臺，所以這次詩禍在歷史上叫「烏臺詩案」。

19) 關於蘇軾對黃庭堅的影響及蘇黃詩風的異中有同，參看吳台錫《黃庭堅詩研究》(慶北大學校出版部，1991)第57頁。

議論為詩」、「以文為詩」、「追求奇險古硬」、「筋骨義理」的詩風，體現宋詩的特色。因而「蘇黃」并稱代表着宋詩的風格、宋詩的成就。蘇詩不僅對江西詩派的領袖黃庭堅產生過影響，北宋後期的江西詩派詩人如潘大臨、韓駒、呂本中、陳與義等也受其影響，從江西詩派的重要成員中，我們可以見到其詩與蘇詩的親緣關係。江西詩派最能代表宋詩的藝術特點，後世學宋詩主要指學江西詩派，而其中實際上也包含着蘇詩的一些藝術特點在內。²⁰⁾ 蘇軾引導後輩不遺餘力，而在文學風格上卻沒要求同己，所以連其門生的文學風格也有所不同。²¹⁾ 然而，這并不能否定蘇軾曾對他們產生過一些影響。

總之，雖然宋代江西詩派與蘇軾在具體作詩技巧或者詩學理論上存在一些差異，並且他們的詩風也有所不同，但在主要詩學特點上他們擁有共同的追求，如「以文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等。所以不能否定蘇軾對於宋代江西詩派的影響。儘管宋代江西詩派把杜甫、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奉為「一祖三宗」，主要學習他們的詩學，在某些方面甚至批評蘇軾的詩學主張或其詩風，但在詩學核心主張上卻跟蘇軾有許多相似的部分。尤其，包括宋代江西詩派的領袖黃庭堅在內的宋代江西詩派核心人物都曾在蘇軾門下學習，所以他們自然而然地會受到蘇軾的影響。

還要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海東江西詩派的「蘇黃」并重含有的特殊意義。關於這一點，中國學者馬金科說：

在概念範疇上，朝鮮古代詩學中蘇黃并稱通常來指代江西詩派。……朝鮮文學史上，以蘇黃代稱江西詩派，江西詩派就是借蘇黃的影響而傳入的，而且蘇黃基本成就了江西詩派的代名詞，即使有時指代的是宋詩，也主要指江西詩派的形式主義詩風。

20) 紀昀評蘇軾〈贈孫莘老七絕〉其六“時復中之徐邈聖，無多酌我次公狂”句說：“後二句是到地江西派，古人無此格也”；評〈次韻孫莘老見贈，時莘老移廬州，因以別之〉“我本疏頑固當爾，子猶淪落況其餘”句說：“三四江西句法”，評〈次韻王定國會飲清虛堂〉“何人可復問季孟，與子不妨中聖賢”句說：“三四江西派”。分別參看曾棗莊、曾濤編《蘇詩彙評》(文史哲出版社，1998)第304頁、第334頁、第1297頁。在紀昀的眼裏這些詩句都已是典型的江西詩派詩的句法了。

21) 參看柳種睦〈蘇東坡의 文學理論〉，《中國文化研究》第二輯，1993，第24頁。

他又說：

朝鮮漢詩在接受蘇軾的影響時，主要選擇的是蘇詩的才學及用事的廣博，而對蘇軾的天資稟賦和豪放自如則以為不可學和不宜學，所以，在詩法上更傾向於黃庭堅的嚴正典實。由於蘇黃在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講究用事上的一致性，而且由於二人藝術成就卓著，文學史上又蘇黃并稱，江西詩派也借此產生了重大影響……。²²⁾

并且，他站在朝鮮文人的立場上說明了由於蘇軾詩不容易學習，因而朝鮮文人更傾向於學習有軌可循的黃庭堅詩學。

朝鮮文人并不是每次都以「蘇黃」代稱江西詩派，也有些文人注意到了這兩個人詩學理論上的相異之處。但是，在朝鮮文人們的文獻記載中，的確可以經常見到「蘇黃」并稱的例子，這可能是因為他們在學習蘇黃詩學的時候主要學習這兩人的共同點。通過朝鮮時期諸家對海東江西詩派的一些批評也可以窺知這種觀點，下面舉例進行說明。

詩則如佔畢、容齋、揖翠、訥齋諸公，俱稱名家，而亦蘇黃也。²³⁾

李容齋鄭湖陰詩，大抵學蘇黃者也，湖陰問曰：“人皆謂余學蘇黃，而不謂公學蘇黃，何也？”容齋答曰，“君用其文字，故人見而易知。我取其意格，故人不知之。”湖陰伏其言。²⁴⁾

兩條記載中所學的朴閔、李荇、朴祥、鄭士龍等人，都是被稱為海東江西詩派的詩人。第一條記載提到，佔畢(金宗直)、容齋(李荇)、揖翠(朴閔)、訥齋(朴祥)等朝鮮名家都有蘇黃的詩風，第二條記載說明李容齋(李荇)和鄭湖陰(鄭士龍)都學習了蘇黃，由此可見，這兩條記載的撰者李宜顯和李晬光都認

22) 參看馬金科<試論江西詩派在朝鮮漢詩中產生影響的特殊性>，《東疆學刊》第20卷第4期，2003，第78-79頁。

23) 李宜顯，《陶谷集》卷二十七

24) 李晬光，《芝峰類說》卷九

為蘇軾和黃庭堅的詩風大同小異。

換言之，朝鮮批評家們在進行評論時往往提到某些詩人學習并持有「蘇黃」之風，這樣的「蘇黃」并稱說明他們更着重蘇軾詩學和黃庭堅詩學的共同點。這也是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受到蘇軾影響的證據。

李鍾默的《海東江西詩派研究》是對海東江西詩派進行全面研究的著作，他在〈宋代江西詩派漢詩作法的接受和變相〉一章中把海東江西詩派作法上的特點分成六大類(1. 拗體的嘗試, 2. 奇字的洗練, 3. 詩語的擴張, 4. 句法的變化, 5. 典故的運用, 6. 意境的安排)進行分析，其中「詩語的擴張」、「句法的變化」、「典故的運用」，分別跟「以俗為雅，以故為新」、「以文為詩」、「以才學為詩」有密切的關係。

「以俗為雅，以故為新」是宋代江西詩派主要詩學理論之一，實際上，這不只是江西詩派固有的詩學理論，也是整個宋詩的典型特點。正如周裕鍇所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宋詩由沿襲走向新變，正以此八字為起點；宋詩的一切獨創成就、本色特點，都與此八字分不開。”²⁵⁾ 對「以俗為雅，以故為新」，黃庭堅在一首詩的題目中說：

庭堅老懶衰惰，多年不作詩，已忘其體律。因明叔有意於斯文，試舉一綱而張萬目。蓋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此詩人之奇也，明叔當自得之。公眉人，鄉先生之妙語，震耀一世。我昔從公得之為多，故今以此事相付。²⁶⁾

後期江西詩派成員便以黃庭堅的這一說法為基礎，為了形成奇異的風格，創造出了別於唐詩的嶄新意境。蘇軾也對「以俗為雅，以故為新」有所提及。他在〈題柳子厚詩二首〉其二中說：“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²⁷⁾ 他還說：“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

25) 周裕鍇, 《宋代詩學通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第175頁。

26) 黃庭堅, 《山谷集》卷六

27) 蘇軾, 《東坡題跋》(楊家駱編, 《宋人題跋》, 世界書局, 1974), 第37頁。

人熔化耳。”²⁸⁾ 蘇黃二人都主張在創作詩歌時要「以俗爲雅，以故爲新」，可以說這是蘇黃在詩歌理論上的共同點。

對「以文爲詩」，清趙翼曾經說過：

以文爲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今試平心讀之，大概才思橫溢，觸處生春，胸中書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無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爲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蓋李詩如高雲之游空，杜詩如喬嶽之矗天，蘇詩如流水之行地。讀詩者於此處着眼，可得三家之真矣。²⁹⁾

正如趙翼所說，雖然以前也有「以文爲詩」的前兆，但到了北宋時期這種傾向才開始在詩壇普遍流行起來，最終成爲宋詩的典型特點，而在這一過程中蘇軾曾起過非同小可的作用。蘇軾不但在理論上提倡「以文爲詩」，而且在實際創作上也經常體現這一詩學主張。據洪柏昭的粗略統計，“蘇軾的五七言古體詩約有一千一百首，占他全部二千七百多首詩的三分之一強。”洪柏昭認爲“這一千多首詩自然不都是散文化的，但蘇軾散文化的詩大部分集中在這裏，而且數量相當的多。至於它們出現的地方，則以同朋友應酬贈答的最多，其餘還有抒情、題畫、敘事、記游、咏史、咏物、和陶詩等等。這些散文化詩篇的出現，大大豐富了蘇詩的藝術表現手法。”³⁰⁾ 蘇軾詩多被評爲議論性和哲理性強，³¹⁾ 「以文爲詩」這一方法的確適合於表現這些內容。從這一觀點來看，蘇軾對「以文爲詩」的普遍流行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宋代江西詩派也應當受到了蘇軾的不少影響。

爲了加強詩文的含蓄，作者常常在作品中引用古代的故事或者有來歷出

28) 轉引自周紫芝《竹坡詩話》。

29) 趙翼，《甌北詩話》卷五〈蘇東坡詩〉

30) 洪柏昭，〈試論蘇詩的議論化和散文化〉，《東坡研究叢論》，四川文藝出版社，1986，第46頁。

31) 張戒，《歲寒堂詩話》卷上：“子瞻以議論作詩。”

處的詞語。這就是蘇軾「以才學為詩」的詩學主張，也是江西詩派主要詩學主張之一。關於引用典故的作法，《漫叟詩話》說：“東坡最善用事，既顯而易讀，又切當”³²⁾，魏慶之《詩人玉屑》說：“東坡<和李公擇>詩云：‘弊裘羸馬古河濱，野闊天低糝玉塵。自笑浪託典屬國，來看換酒謫仙人’，為蘇李也。用事親切如此，他人不及也”³³⁾，黃庭堅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³⁴⁾ 由此可知，這也是蘇軾和黃庭堅詩學理論的共同點。

一般來說，「以俗為雅，以故為新」、「以文為詩」、「以才學為詩」是宋詩的特點，在江西詩派出現以前就已有嘗試，尤其在蘇軾的手中得到巨大發展，後來，江西詩派詩人們積極追求這些特點。據這樣的觀點，我們也可以說，海東江西詩派受到宋代江西詩派的影響，宋代江西詩派受到黃庭堅的影響，黃庭堅受到蘇軾的影響。總之，我們不能否定宋代江西詩派曾受到蘇軾的影響，所以也不能否定海東江西詩派受到了蘇軾的影響。也就是說，蘇軾對海東江西詩派產生了間接影響。

III. 蘇軾的人品對海東江西詩派的影響

朴閔和李荇是諸家都公認的海東江西詩派核心人物，他們曾多次重演過赤壁船遊。朝鮮燕山君八年(1502, 壬戌年)七月既望及十月望日，朴閔與李荇、南袞(1471~1527)曾兩次在漢陽(今首爾)城外的蠶頭赤壁下一起泛舟。他們平時醉心於蘇軾的赤壁船遊故事，正逢壬戌年便特意在蠶頭赤壁之下船遊，模仿蘇軾的超脫作風。這時他們互相進行唱和活動，創作了不少詩篇，後日南袞整理當時他們唱和的詩歌，命名為《蠶頭前後錄》。

32)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三十八

33) 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七

34) 黃庭堅，《山谷集》卷十九 <答洪駒父書>

通過這部詩集裏所收錄的作品，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們對〈赤壁賦〉的評價、他們重演赤壁船遊的動機以及推崇蘇軾的心態等。尤其，朴閔和李荇各自所作的〈題蠶頭錄後〉，描述得更為詳細。

先看朴閔的〈題蠶頭錄後〉。

四海文章蘇子瞻，宇宙不能容氣岸。乃知名高禍爲崇，拊撫詩句皆入案。
 三年東坡拾瓦礫，獨行顧影誰我館。村婆野嫗笑相語，昔日富貴春夢斷。
 先生一介不掛懷，高臥只以文辭翫。時時偶發山水興，駕言出遊亦無算。
 赤壁之下七月秋，月色即望愈清煥。扁舟一葉白露橫，擬挾飛仙跨汗漫。
 扣舷浩歌和曹公，洞簫哀怨不成亂。匏尊與客累相屬，枕藉不知東方缺。
 當時江神助豪詞，隻字偶與人間散。至今飄飄尙凌雲，我昔寓目更三歎。
 今年幸值閏茂辰，勝事古今同一貫。西湖奇絕蠶嶺頭，盍往觀乎嗟我伴。
 吾徒三人俱一笑，從者二客來共粲。揭從麻浦理孤棹，江水初生方渙渙。
 輕波不動風力微，已覺好景輸清觀。興在士華眉宇間，座中盤礴頭不冠。
 一斗便掃五百字，字字龍蛇不可絆。知音千載知有人，天上蘇仙應自惋。
 黃昏放舟擊流光，西望滄波無界畔。篙師止棹報余言，若過蠶頭波更悍。
 漁村繫纜倚商舶，唯聞鼾睡聲如鍛。天公似亦惜明月，故遣微雲綴清漢。
 楊柳茫茫旄纛立，燈火點點星斗燦。快雨西來忽一聲，大魚劈浪皆奔竄。
 是時擁褐促傳觴，喜君秀句驚發彈。靈通舊令今復徵，令嚴才窘我欲道。
 舉觴問月喚蘇仙，浩浩憑虛生羽翰。東方欲曉水氣漲，正如混沌初未判。
 鳴榔又侵煙霧去，草遠沙長亂鵝鶴。楊花渡邊終日雨，篷底清詩富璀璨。
 歸來十日閉門臥，回頭舊遊堪扼腕。英雄袞袞天地老，蘇仙死後歲幾換。
 古來人事每如此，吾徒各已百年半。莫將此樂墮空虛，有興携酒更相喚。³⁵⁾

第一句到第十二句是詩人對蘇軾的總評。其中在頭四句歎息“四海文章蘇子瞻”因名聲過盛而遭貶，在第五句到第八句中，詩人因聯想到蘇軾的貶謫生活而感到悲感，第九句到第十四句則描繪了蘇軾雖然處在困境卻依然堅毅超脫的生活態度，還借用蘇軾〈赤壁賦〉的句子敘述了他在赤壁之下船遊的景象，并在第二十四句中對〈赤壁賦〉感歎爲“我昔寓目更三歎”。這首詩中很多

35) 朴閔，〈挹翠軒遺稿〉卷二

詩句是從〈赤壁賦〉點化出來的，如：“扁舟一葉白露橫”是從“白露橫江，水光接天”中點化出來的，“擬挾飛仙跨汗漫”是從“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點化出來的，“扣舷浩歌和曹公”是從“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點化出來的，“洞簫哀怨不成亂”是從“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點化出來的，而“匏尊與客累相屬，枕藉不知東方缺”是從“洗盞更酌，肴核即盡，盃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即白”點化出來的。如此，詩人靈活地運用〈赤壁賦〉的詞句恰當地描繪了赤壁船遊的情景。在第二十五句到第六十四句中，詩人敘述了自己重演赤壁船遊的情形。他們效法蘇軾在船上飲酒，其中一個人題寫〈赤壁賦〉，³⁶⁾既而趁酒興“舉觴問月喚蘇仙”跟他神遊。他們通過如此欣然的赤壁船遊獲得了豐富的「清詩」。詩人在最後八句吟詠人生感慨，表露出灑脫的品性。

接着再看李荇的〈題蠶頭錄後〉。

壬戌七月望之既，兩君呼我遊蠶頭。蠶頭之遊樂難似，夙昔相從無此流。
古今奇事自有數，邂逅又與吾輩謀。急雨江村生晚漲，巨浸連天天欲浮。
黃昏解纜麻浦口，浩浩直擬凌斗牛。舟人報道栗島好，白沙十里清而幽。
雲陰黯黮水光立，暝色熹微煙木稠。勝絕久聞銀杏亭，咫尺返棹吾已媮。
脫巾解衣坐盤礴，舉觴一笑青兩眸。止亭醉墨天與奇，滿紙夭矯纏龍虬。
伽倻喜氣發眉宇，句語一一諧鳴球。妙筆清詩擅兩絕，造物亦自困彫鏤。
嗟吾弱力值強伴，跛鼈豈能追驪驪。高言放飲我最顛，乘興欲喚蘇黃州。
武昌赤壁在何許，風流得似今日不。前日之月今日雨，天或以此分勝遊。
兩不相兼兩不厭，今不為少前不優。黃州有魂還自愧，當時二客非吾儔。
豪賦空傳天地間，斂襟一讀如病瘳。夜半蕭蕭風更寒，一葦萬頃窮冥搜。
四無人聲萬籟靜，怪鳥鳴喚如有求。商船相觸怒相眄，此身豈不愧虛舟。
數杯欣然便同醉，更欲與爾遺悔尤。月光闌雲不肯放，定自恐我清興休。
斗酒百篇吾豈敢，令嚴自與靈通侔。詩囊無底尊不空，此外餘事俱悠悠。
苦吟終夜不能已，江神笑我多窮愁。人生快意貴眼前，短褐亦可輕王侯。
炙手紛紛一日炎，英雄萬古名長留。仰天大噓天宇寬，何用屑屑悲蜉蝣。
江魚江鳥吾伴侶，好山好水吾菟裘。吾人百年縱不死，安能更待六十秋。

36) 第三十八句(字字龍蛇不可絆)自注曰：“是日，士華書蘇子瞻〈赤壁賦〉。”

相逢即醉醉即吟，贈以清篇非暗投。³⁷⁾

李荇在詩的開頭開門見山地敘述了他們的赤壁船遊，直截了當地表達了當時無比愉快的心情。值得注意的是，他跟朴闇一樣也是“乘興欲喚蘇黃州”，這裏所說的「蘇黃州」就是謫居於黃州的蘇軾。在第二十九句到三十六句中，詩人把自己的赤壁船遊和蘇軾的赤壁船遊相比較，一面表達了重演赤壁船遊的自豪感，一面也極力讚美了蘇軾的〈赤壁賦〉。他在詩的末尾提到人的一生雖然像蜉蝣一般短暫但絕不用因此而悲歎，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他效法蘇軾重演赤壁船遊的心理。

他們這麼愛讀蘇軾的〈赤壁賦〉，又這麼喜歡重演赤壁船遊是什麼原因呢？這當然源於他們對蘇軾的崇拜，但應當有更具體的目的和原因，他們到底為什麼樂於重演赤壁船遊呢？

前後〈赤壁賦〉是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到黃州時所作，蘇軾在此抒發了自己被貶後內心的苦悶和對宇宙、人生的感悟。通過赤壁船遊，蘇軾可以暫時忘卻現實的苦悶，也能夠暫時享受精神上的自由和愉悅，他在〈赤壁賦〉中生動地描述了這種情感，這很容易引起與蘇軾處境頗為相似的很多文人的共鳴。

朴闇和李荇當時所處的政治情況和個人處境也跟謫居黃州進行赤壁船遊的蘇軾非常相似。他們在漢陽(今首爾)城外的蠶頭赤壁下重演赤壁船遊的時間是朝鮮燕山君八年(1502)，正是他們遭受貶謫或被降職的時期。朝鮮燕山君四年(1498，戊午年)發生戊午士禍時，朴闇目睹了包括老師金宗直(1431～1492)在內的士林遭禍，上奏陳說成俊(1436～1504)和柳子光(1439～1512)的奸詐行徑，結果他因此而得罪成俊一派，在燕山君七年(1501)因「詐似不實」的罪名被罷黜。那時他才二十三歲，正是風華正茂、意氣風發之時，人們都為他無罪受罰而感到惋惜。同年，朴闇的摯友李荇也降職為成均館典籍。

他們重演赤壁船遊正是在朴闇被貶、李荇被降職之後的第二年，足以推

37) 李荇, 《容齋先生集》卷四

測他們當時的心情，這樣的處境可能使他們產生了很大的共鳴，讓他們一面對蘇軾抱有同病相憐的感覺，一面又非常欽佩蘇軾如神仙一般超然脫俗的人生態度，這些因素促成了他們積極重演赤壁船遊。讀完〈赤壁賦〉之後，他們內心也可能產生了蘇軾在〈赤壁賦〉中暫時超越世俗、逍遙自在的心態，因而他們將蘇軾稱為「蘇仙」，表示對他的推崇和欽慕的心理，同時把自己視作蘇軾，重演赤壁船遊的情景。在筆者來看，他們喜愛蘇軾的最重要的原因也許在於這一點。

下面通過他們重演赤壁船遊時所作的詩歌，考察他們對蘇軾赤壁船遊的想法以及他們重演赤壁船遊的動機和目的。

在他們的眼裏，蘇軾的赤壁船遊是一種神仙式的脫俗行爲，這種認知表現在他們的詩中。先看李荇的〈呼韻三首〉。

其一

吾輩風流自一時，江山不與歲年移。俗間能幾供茲事，世外相逢又此奇。
坐久酒杯頻舉滿，醉來詩句莫嫌遲。却思前日餘清興，剩把今宵作後期。

其二

斷岸臨江千尺高，月光如畫不容毫。一杯卒卒催詩酒，短棹搖搖上水艖。
白露襲人生夜氣，平沙鋪雪殺秋濤。蘇仙去後空千載，此日吾儕得更遭。

其三

十里茫茫浪接天，飛帆無數晚風前。百年勝事能如許，一笑吾儕豈偶然。
佳境向來唯赤壁，茲遊儻亦繼蘇仙。酒杯相屬聊乘快，後世何須二賦傳。³⁸⁾

在其一的前四句，詩人把赤壁船遊看做是俗間罕見的奇事，殷切地表達了想要遠離世俗的心理。接着在其二的末尾又說：“蘇仙去後空千載，此日吾儕得更遭”，此日正是從蘇軾赤壁船遊以後過「千載」的日期(實際上過了420年，但詩人以誇張的說法表現為「千載」)，而且此年剛好是壬戌年，因而詩人

38) 李荇, 《容齋先生集》卷四 《後蠶頭錄》

趁此良機重演了赤壁船遊。在其三詩人表達了希望通過重演赤壁船遊繼承蘇軾遺風的意圖。

下面再舉朴閔的〈依靈通舊令〉其三。

疏雨過江生急韻，小燈替月占孤明。乾坤自笑蜉蝣寄，萬頃真同一葦橫。
此日偶逢聊舉酒，古人不見只聞聲。風流千載還吾輩，鄙語麤言不復程。³⁹⁾

這首詩的風格和主題跟〈赤壁賦〉都十分相似。如果再具體考察就會發現，第三、四句與蘇軾〈赤壁賦〉有關，第三句是化用〈赤壁賦〉的“寄蜉蝣於天地”，描述人生無常，第四句是化用〈赤壁賦〉的“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也描述了人生的無常。通過最後兩句，可以推測他們因欽慕蘇軾的脫俗態度而重演赤壁船遊的事實。

綜合考察上面的作品，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海東江西詩派詩人們把赤壁船遊當做神仙式的脫俗行爲，他們希望通過這場脫俗的活動暫時忘卻各種煩惱和苦悶，從而能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和安寧，也可以說，對他們而言赤壁船遊是一種超越現實的絕佳手段。

他們效法蘇軾重演赤壁船遊這一事實基本上展示出他們推崇和欽慕蘇軾的心態，而且反映了他們想跟蘇軾進行精神交遊的心願。

下面看看朴閔的兩首詩。

遊鳳凰巖 其二

一歲春風得二分，佳期千里又逢君。江湖漠漠送孤艇，今古紛紛唯斷雲。
萬事不關青眼裏，無心可入白鷗羣。登臨壬戌猶堪賦，欲喚蘇仙儻有魂。⁴⁰⁾
同遊李永元得近律一篇，有“今日蠶頭飲，當年赤壁遊”之句，各占韻 其十

試問蠶頭風雨秋，何如赤壁月明舟。古今俯仰一奇遊，未可屑屑相疵尤。

39) 朴閔，〈挹翠軒遺稿〉卷三

40) 朴閔，〈挹翠軒遺稿〉卷三

欲酌東坡魂在不，更挽長江添酒籌。⁴¹⁾

前一首的第七、八句說：“登臨壬戌猶堪賦，欲喚蘇仙儻有魂”，後一首第五、六句說：“欲酌東坡魂在不，更挽長江添酒籌”，如此詩人表達了想跟蘇軾進行溝通的心態。蘇軾已經是故人，因而他不能直接向詩人回應，所以詩人不能跟他進行實際上的交遊。雖然不能跟蘇軾進行面對面的交遊，但哪怕是蘇軾的靈魂，詩人也要喚來酌酒。從這一行爲可以看出他對蘇軾的欽慕。

總之，海東江西詩派詩人重演赤壁船遊并作詩的行爲并不是單純遊戲或者文人雅事，他們希望借此推崇并且效法蘇軾的思想和人生態度。這可以看做是蘇軾的人品對海東江西詩派的影響。

IV. 蘇軾的詩品對海東江西詩派的影響

批評家們評論蘇軾詩風時，常用「縱逸」、「宕逸」、「放逸」等評語，朴閔和李荇的詩歌當中風格「縱逸」、「宕逸」、「放逸」的作品也相當多，並且他們描述「超然」、「達觀」等脫俗人生觀的作品也較多。尤其是收錄於《蠶頭前後錄》的詩歌，即他們重演赤壁船遊時所寫的作品充分體現了這些特點。

下一首是朴閔的〈十月之望，與擇之復遊蠶頭下，占霽韻各賦〉。

飄飄下水帆，一瞥杳無蒂。嗟我不比渠，局促過半世。
今年無小恨，好事靡不濟。或陰而或晴，勝絕俱一例。
緬懷赤壁仙，宇宙了睥睨。豪氣之所洩，二賦自凌厲。
醉去更高吟，皎月掃蒙翳。⁴²⁾

在這首詩裏，朴閔把人生比喻成“飄飄下水帆”，先慨歎自己生活得太「局

41) 朴閔, 《挹翠軒遺稿》卷二

42) 朴閔, 《挹翠軒遺稿》卷一

促」，然後產生了“今年無小恨”的自足之感。“或陰而或晴，勝絕俱一例”可能是從蘇軾的詩句“水光潑灑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⁴³⁾中點化出來的，這并不是單純描寫天氣的陰晴，而是暗指人生時冷時熱的艱辛歷程。在第五句中詩人稱蘇軾為「赤壁仙」，通過這一表達我們可以窺知朴閔推崇蘇軾的原因在於他如神仙一般超凡灑脫的風貌。由此，詩人再次稱頌了〈赤壁賦〉中反映出來的蘇軾的豪氣以及他的宇宙觀和人生觀。

他在〈依靈通舊令〉其六中說：“古今惟自適，澤鷗與溟鷗”⁴⁴⁾，這是從〈莊子·逍遙遊〉的鷗與鷗故事點化出來的，在此詩人把自己和同席的友人比喻成故事中的鷗與鷗，表達了自己雖然微薄但能「自適」的超然心理，由此可見詩人安分知足的態度。

這些詩句裏表達的思想跟蘇軾的脫俗思想非常相似，這很可能是他們在為現實的不如意苦惱之餘，希冀通過效法蘇軾來尋求解脫。

很多後代批評家將朴閔的詩風評為「縱逸」、「宕逸」、「放逸」。如：

挹翠軒雖學黃陳，而天才絕高，不為所縛，故辭致清渾，格力縱逸，至其興會所到，天真爛漫，氣機淨溢，似不犯人力，此則恐非黃陳所得囿也。⁴⁵⁾

余嘗讀翠軒詩，常愛其神情灑落、氣格縱逸，類不為物縛。⁴⁶⁾

挹翠詩，天機宕逸，性情有可見處。⁴⁷⁾

其詩氣格放逸。⁴⁸⁾

43) 王文誥 集註，《蘇軾詩集》卷九 〈飲湖上初晴後雨二首〉其二：“水光潑灑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抹總相宜。”

44) 朴閔，《挹翠軒遺稿》卷三

45) 金昌協，《農岩集》卷三十四 〈雜識外篇〉

46) 金元行，《美湖集》卷十八 〈挹翠軒朴公墓表〉

47) 李祜(朝鮮正祖)，《弘齋全書》卷百六十五 〈日得錄五〉

48) 鄭斗卿，〈重刊挹翠軒遺稿序〉(收錄於朴閔《挹翠軒遺稿》)

這些評價雖然在具體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肯定了他的詩中所表現出的不拘世事、超然脫俗的風度。

下面考察李荇的詩。如果分析李荇、朴閔、南袞在重演赤壁船遊時一起寫的聯句詩⁴⁹⁾，我們很容易就能發現他們希望看破紅塵、超越世俗的心態。先看十首聯句詩<十四日作>中李荇所作的部分，如：“天遊喜可知。一尊相對處，不醉復何爲”、⁵⁰⁾“得失本來虛，佳境如相待。茲遊肯作疎”、⁵¹⁾“風塵失意時。浮生餘幾許，白首坐相離”、⁵²⁾“意得真成一世豪。辭罷悠悠都不省，夜窓魂夢殷寒濤”、⁵³⁾再看李荇的<同遊李永元，得近律一篇，有“今日蠶頭飲，當年赤壁遊”之句，遂各占韻>，如：“世事即如許，吾生誰更憐。……功名付汝輩，樂此可窮年”、⁵⁴⁾“今古當一喟，得意還自適”、⁵⁵⁾“我生寄一葦，萬頃惟所適”、⁵⁶⁾在這些詩句裏，我們可以看出他視功名爲浮雲，滿足於當下、悠悠自適的面貌，以及寄餘生於一葦、浮於萬頃滄波的超脫態度。這樣的態度跟他的人生閱歷有着密切的關聯，李荇的人生歷程跟前面提及的朴閔頗有相似之處。換言之，他的文學作品也算是人生歷程的投影。李荇作爲一個無法冷眼旁觀現實的知識分子，有時會尖銳地批判現實問題，有時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也只能追求莊子式的超脫和歸田自適。⁵⁷⁾學者們一般認爲，朝鮮中宗(1506~1544)以後，李荇從政治旋渦中擺脫出來之後便強化了追求脫

49) 他們採用了每個人連續寫三句的方式。

50) 李荇, 《容齋先生集》卷四 《後蠶頭錄》 <十四日作>其一

51) 李荇, 《容齋先生集》卷四 《後蠶頭錄》 <十四日作>其二

52) 李荇, 《容齋先生集》卷四 《後蠶頭錄》 <十四日作>其五

53) 李荇, 《容齋先生集》卷四 《後蠶頭錄》 <十四日作>其十

54) 李荇, 《容齋先生集》卷四 <同遊李永元, 得近律一篇, 有‘今日蠶頭飲, 當年赤壁遊’之句, 遂各占韻>其七

55) 李荇, 《容齋先生集》卷四 <同遊李永元, 得近律一篇, 有‘今日蠶頭飲, 當年赤壁遊’之句, 遂各占韻>其八

56) 李荇, 《容齋先生集》卷四 <同遊李永元, 得近律一篇, 有‘今日蠶頭飲, 當年赤壁遊’之句, 遂各占韻>其九

57) 參看李在淑<容齋 李荇의 現實批判意識과 그 形象化>(우리漢文學會, 《漢文學報》第17輯, 2007)第275頁。

俗、回歸田園的傾向。三十歲以後，他作官的欲求漸漸消滅，安分知足的意念漸漸增強，這就是其中原因。他的詩之所以能體現平淡的境界，應當是出於這種對人生樂觀豁達的心態。

以朴閔、李荇為代表的海東江西詩派的這種心態，不但表現在重演赤壁船遊時的詩作中，在其他作品中也有所表現。下面看幾個例子。

朴閔在〈曉起性海窟，追記昨日之事〉⁵⁸⁾詩中說：“漸覺入山幽，頗喜脫塵縛。……時時會心處，一杯更商略。因思十年事，拙棋謾誤著。只今發夢寐，往往堪錯愕。……生涯但一足，莫要揚州鶴。”《事文類聚後集》卷四十二〈鶴〉有一個故事：“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這個「揚州鶴」指的是貪心漢，詩人引用這個故事是為了強調安分知足。

朴閔在〈登普賢峰，用擇之韻〉⁵⁹⁾詩中說：“西南皆大海，霧靄自千態。變化有鷗鷺，摩盪垂天背。坤維本積厚，造物豈見貸。至今無完膚，處處遭破碎。細大只戲劇，何異小兒輩。”詩人引用《莊子·逍遙遊》中「鷗鷺」的故事來闡明對於時間變化的認識，顯示了不拘小節的放曠態度和超然的人生觀。

李荇也曾在〈小池觀魚〉詩中引用「北溟鷗」的典故道破人生問題。如：

今日知魚樂，洋洋自得朋。雖傷石池窄，幸免離俎登。
回首慳雲雨，相濡足斗升。逍遙隨所適，何必北溟鷗。⁶⁰⁾

這是李荇在朝鮮中宗元年(1506)二月被貶於巨濟島時所寫的一首強調安分知足的哲理詩。魚雖然在窄小的石池裏游着，但跟躺在菜板上的魚相比，這已經是多麼大的幸運了呢？“逍遙隨所適，何必北溟鷗？”不用羨慕別人的富貴，不要存非分之想，應該堅持安分知足的態度來自尋樂趣。這是詩人自

58) 朴閔, 《挹翠軒遺稿》卷一

59) 朴閔, 《挹翠軒遺稿》卷一

60) 李荇, 《容齋先生集》卷六

己的人生觀，也是詩人給世人的勸告。莊子用這個故事批判了井蛙之見，而詩人卻借此來表現自己超然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源於道家思想，跟蘇軾的脫俗思想也有幾分相似。

這種超俗達觀的態度往往謳歌的是「歸去來」式的生活方式。朴閔<夜來被酒，獨臥風雨中，思轉無聊，補外之計尤耿耿往來於懷。所謂發於夢寐者寧非然耶。近日，與君不見殊久，世事益可笑也。燈下醉書。閔白擇之>詩就是其中一例。

我不如陶令，無心任去留。浮沈隨俗化，用舍與人謀。
殘夢驚千里，孤懷繞百憂。何當遂吾願，醉臥菊花秋。⁶¹⁾

詩人在首聯借用陶淵明<歸去來辭>中的“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和蘇軾<和陶飲酒二十首>其一中的“我不如陶生，世事纏綿之”，歎喟了自己不能如陶淵明一樣徹底退隱，仍在塵世中隨波浮沈的矛盾心理。

蘇軾從年輕時便一直抱有歸隱的願望，這個願望在年輕時算是一種鄉愁，而過了一段時間以後，在韓愈和白居易隱逸詩的影響下這種鄉愁漸漸演變成了隱逸思想，最後被陶淵明詩觸發得到進一步強化。熙寧四年(1071)以後，蘇軾在詩裏反復吟詠有關陶淵明的事，其中心內容是希望堅決辭官、回歸田園、保全天真來體現陶淵明式的生活方式。被貶到黃州以後的幾年是蘇軾人生觀和其文學的轉折點，這一時期他對陶淵明的仰慕進一步加深。⁶²⁾

在某種程度上，朴閔也跟蘇軾非常相似。朴閔在官場生活的十年間，也曾屢次試圖歸隱，有時甚至夢見自己歸隱的情景。他的摯友李荇也有跟他一樣的想法，所以朴閔往往向他訴說他的心事。他在<讀詩未能下懷，世間茲計，從來難遂，況天不曾饒吾輩耶。僕憂患之後，所慮益萬萬，尤不願留，近須見叔達謀我堤川事。世多以吾爲累人，恐不能遂，祇觸其厭。欲觀叔達

61) 朴閔, <挹翠軒遺稿>卷三

62) 參看橫山伊勢雄<蘇軾の隱逸思想について—陶淵明との關係を中心として—>(《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紀要》72, 1969.3.)第123頁。

意，使士華圖之也。滿在近日故云。閻白擇之>63)詩中說：“欲往知何處，無田且自由。十年隨俗老，幾度就君謀。莫把詩相惱，難憑酒解憂。夢中催歲月，已復故山秋。”在<昨飲萬里瀨，劇談古今事，扶醉而還。夜半酒醒，懷抱耿耿，吟成古體詩七首，呼燈書之，明日投容齋，以答前日七篇之惠>64)其六又說：“材未能乘障，智不如挈壺。脚底有危機，直視而徑趨。祇今那更思，冰雪起髮膚。百畝苟可辦，吾欲從田夫”，這首詩算是總結朴閻的一生，詩中也反映着他的歸隱意願。65)

如此，海東江西詩派的詩風跟蘇軾很相似，這並不是偶然的一致。他們平時對蘇軾詩文給予很高的評價，尤其讚賞<赤壁賦>，66) 並且在創作詩歌時，往往引用蘇軾的<赤壁賦>和其他詩句，67) 這說明他們平時愛讀蘇軾的詩文。他們推崇蘇軾的脫俗詩風以至於把蘇軾稱為「蘇仙」的程度，還把自己當做蘇軾的「知音」，而且他們在重演赤壁船遊時向蘇軾酌酒，表露出想跟蘇軾進行精神交遊的心理。68) 這些都說明他們對蘇軾的推崇和欽慕達到了何等程度。

清代著名批評家劉熙載說：“詩品出於人品”，69) 除了劉熙載以外，還有許多批評家們都認為一個人的詩就是其為人的表現。例如：

63) 朴閻，〈挹翠軒遺稿〉卷三

64) 朴閻，〈挹翠軒遺稿〉卷一

65) 崔日義在<黃山谷詩論研究>(首爾大學校 碩士學位論文, 1988, 第11-13頁)中指出，黃庭堅在晚年也愛好陶淵明的詩並且追求陶淵明式的歸隱生活，不過這也是蘇軾的影響。

66) 朴閻<題蠶頭錄後>：“四海文章蘇子瞻，宇宙不能容氣岸。……當時江神助豪詞，隻字偶與人間散。至今飄飄尚凌雲，我昔寓目更三歎”；李荇<題蠶頭錄後>：“豪賦空傳天地間，斂襟一讀如病瘳。”

67) 參看<III. 蘇軾的人品對海東江西詩派的影響>。

68) 朴閻<題蠶頭錄後>：“知音千載知有人，天上蘇仙應自惋，舉觴問月喚蘇仙，浩浩憑虛生羽翰”、“英雄袞袞天地老，蘇仙死後歲幾換”；朴閻<遊鳳凰巖>其二：“登臨壬戌猶堪賦，欲喚蘇仙儻有魂”；李荇<呼韻三首>其二：“蘇仙去後空千載，此日吾儕得更遭”，李荇<呼韻三首>其三：“佳境向來唯赤壁，茲遊儻亦繼蘇仙”。

69) 劉熙載，〈藝概〉卷二 <詩概>

詩類其爲人。太白做人飄逸，所以詩飄逸；子美做人沈着，所以詩沈着。⁷⁰⁾

詩之等級不同，人到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人詩出。⁷¹⁾

人以詩名，詩尤以人名。唐大家若李、杜、韓及昌穀、玉谿，及宋元眉山、涪陵、遺山，當代吳婁東，皆詩與人爲一，人外無詩，詩外無人，其面目也完。⁷²⁾

在上一章中，我們考察了海東江西詩派詩人們積極推崇并效法蘇軾人品的特點，如果詩就是其爲人的表現，海東江西詩派的詩風跟蘇軾相類這一事實是他們積極推崇并效法蘇軾人品的必有結果。換言之，他們極力效法蘇軾的爲人、極口讚美他的作品，以致形成了跟他相類的詩風。不但如此，海東江西詩派詩人們也努力學習蘇軾的詩，或者「用其文字」，或者「取其意格」。⁷³⁾總之，蘇軾的詩品也對海東江西詩派的詩品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V. 結 論

海東江西詩派效法宋代江西詩派，宋代江西詩派和蘇軾在詩學上有所不同，那麼蘇軾與海東江西詩派之間有沒有影響關係？如果有的話，到底有何等影響？對這樣的疑問，筆者初步推測了蘇軾和海東江西詩派之間也存在一定的影響關係。根據前文的考察，現在筆者的假說得到了證實。

雖然宋代江西詩派的詩學理論跟蘇軾有不少相異甚至稍微相反的一面，但他們也受到了蘇軾的影響。這是因爲在詩學上存在共同的追求，尤其是在「

70) 田藝蘅, 《香宇詩談》

71) 徐增, 《而庵詩話》

72) 龔自珍, 《書湯海秋詩集後》

73) 參看注24)及有關本文。

以俗爲雅，以故爲新」、「以文爲詩」、「以才學爲詩」等方面。這些特點不僅是蘇軾和宋代江西詩派在詩學上的追求，也是海東江西詩派的追求。可以說這是海東江西詩派學習宋代江西詩派的結果，也就是說，海東江西詩派的詩學理論受到宋代江西詩派的影響。但如果考慮到宋代江西詩派在這些方面也受過蘇軾影響這一事實，可以說海東江西詩派也間接受到了蘇軾的影響。

除了這些間接影響以外，蘇軾對海東江西詩派在人品上和詩品上還有比較直接的影響。海東江西詩派的詩人們效法蘇軾，在漢陽城外的蠶頭赤壁下重演了「赤壁船遊」，這並不是單純的遊戲之舉，而是他們因與蘇軾處境相似，從而效法他超越現實、解脫煩悶的方法。這是蘇軾的人品對海東江西詩派的影響。而且，他們在這樣的情況下以這樣的心態作詩，再加上努力學習蘇軾的詩，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跟蘇軾相類的詩風。這是蘇軾的詩品對海東江西詩派的影響。

具體來說，在海東江西詩派詩人們的詩作中，風格「縱逸」、「宕逸」、「放逸」的作品相當多，通過這些詩作我們可以窺知他們超越現實的意願、對於人生無常的感悟以及達觀的人生態度，可以說這與他們在政治鬭爭中遭受貶謫的人生經歷有關。他們的這種處境跟蘇軾很相似，也許是出於這個原因，他們極力推崇蘇軾的爲人和處世態度，對他的宇宙觀也深有感觸，甚至效法他重演赤壁船遊，並且創作了不少跟蘇軾詩相類的詩歌。換言之，海東江西詩派詩人們處在現實和理想的矛盾之中，在尋找解決方法的時候，他們發現了蘇軾的存在，於是將其作爲人生的導師和作詩的典範。他們不但仰慕蘇軾的爲人、思想和人生觀，而且積極加以學習，這些都反映在他們的詩作之中。因而，海東江西詩派的詩作既有「筋骨思理」一面又有「風神情韻」一面，這一詩學特點跟「筋骨思理」一邊倒的宋代江西詩派不同。可以說海東江西詩派的「筋骨思理」詩風主要受到宋代江西詩派的影響，「風神情韻」詩風主要受到蘇軾的影響；蘇軾對海東江西詩派詩風的直接影響主要在「風神情韻」一面，這跟他對宋代江西詩派詩風的直接影響主要在「筋骨思理」一面不同。要之，海東江西詩派的詩風跟蘇軾相類，並不是偶合，而是他們受到蘇軾影響的理所當然的結果。

<參考文獻>

- 金台俊, 《朝鮮漢文學史》, 東嶽語文學會, 1972.
- 金台俊 著/張璉瑰 譯, 《朝鮮漢文學史》,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1996.
- 臺靜農編, 《百種詩話類編》, 藝文印書館, 1974.
- 莫礪鋒, 《江西詩派研究》, 齊魯書社, 1986.
- 謝桃坊, 《蘇軾詩研究》, 巴蜀書社, 1987.
- 楊家駱編, 《宋人題跋》, 世界書局, 1974.
- 吳台錫, 《黃庭堅詩研究》, 慶北大學校出版部, 1991.
- 王水照, 《蘇軾研究》,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9.
- 李家源, 《韓國漢文學史》, 普成文化社, 1992.
- 李鍾默, 《海東江西詩派研究》, 太學社, 1995.
- 趙東一, 《韓國文學通史》, 知識產業社, 2005.
- 曾棗莊、曾壽編, 《蘇詩彙評》, 文史哲出版社, 1998.
- 姜慶姬, <朝鮮時代 崇蘇熱斗 東坡笠屐圖>, 中國語文學研究會, 《中國語文學論集》 第65號, 2010.
- 金暎春, <李奎報研究>, 啓明大學校教育大學院 碩士學位論文, 1981.
- 柳種陸, <蘇東坡의 文學理論>, 大邱大學校中國文化研究所, 《中國文化研究》 第二輯, 1993.
- 馬金科, <試論江西詩派在朝鮮漢詩中產生影響的特殊性>, 《東疆學刊》 第20卷第4期, 2003.10.
- 閔丙秀, <朝鮮前期的漢詩研究>, 圖書出版博而精, 《漢文教育研究》 第1卷第1號, 1986.12.
- 李在淑, <容齋 李荇의 現實批判意識과 그 形象化>, 우리漢文學會, 《漢文學報》 第17輯, 2007.
- 임두정, <海東江西詩派 漢詩의 空間 이미지 研究>, 江原大學校 博士學位論文, 2011.

崔日義, <黃山谷詩論研究>, 首爾大學校 碩士學位論文, 1988.

洪柏昭, <試論蘇詩的議論化和散文化>, 蘇軾研究學會, 《東坡研究叢論》, 成都: 四川文藝出版社, 1986.

橫山伊勢雄, <蘇軾の隱逸思想について—陶淵明との關係を中心として—>, 《東京教育大學文學部紀要》 72, 1969.3.

<Abstract>

Haidong Jiangxi Shipai(海東江西詩派) of Chosun dynasty revered Jiangxi Shipai of Song dynasty, and the poetic tendency of Jiangxi Shipai was different from Su Shi's(蘇軾). But, I assumed that Haidong Jiangxi Shipai had been influenced by Su Shi.

Through this study, I found that Haidong Jiangxi Shipai was influenced by Su Shi in some ways.

First, Su Shi influenced Huang Tingjian(黃庭堅) who was the chiefest member of Jiangxi Shipai of Song dynasty, and Jiangxi Shipai of Song dynasty influenced Haidong Jiangxi Shipai. This is Su Shi's roundabout influence on Haidong Jiangxi Shipai.

Secondly, Su Shi influenced Haidong Jiangxi Shipai in the way of character. The poets of Haidong Jiangxi Shipai respected Su Shi's unworldly character, and they reenacted boating at Chibi(赤壁船遊) several times which originated from Su Shi.

Thirdly, their writing style of poem was very similar to Su Shi's free-spirited and unrestrained one. I think it is not a coincidence but the result of their admiring and emulating.

Key Words : 蘇軾(Su Shi), 江西詩派(Jiangxi Shipai), 海東江西詩派(Haidong Jiangxi Shipai), 黃庭堅(Huang Tingjian), 朴闇(Piao Yin), 李荇(Li Xing)

